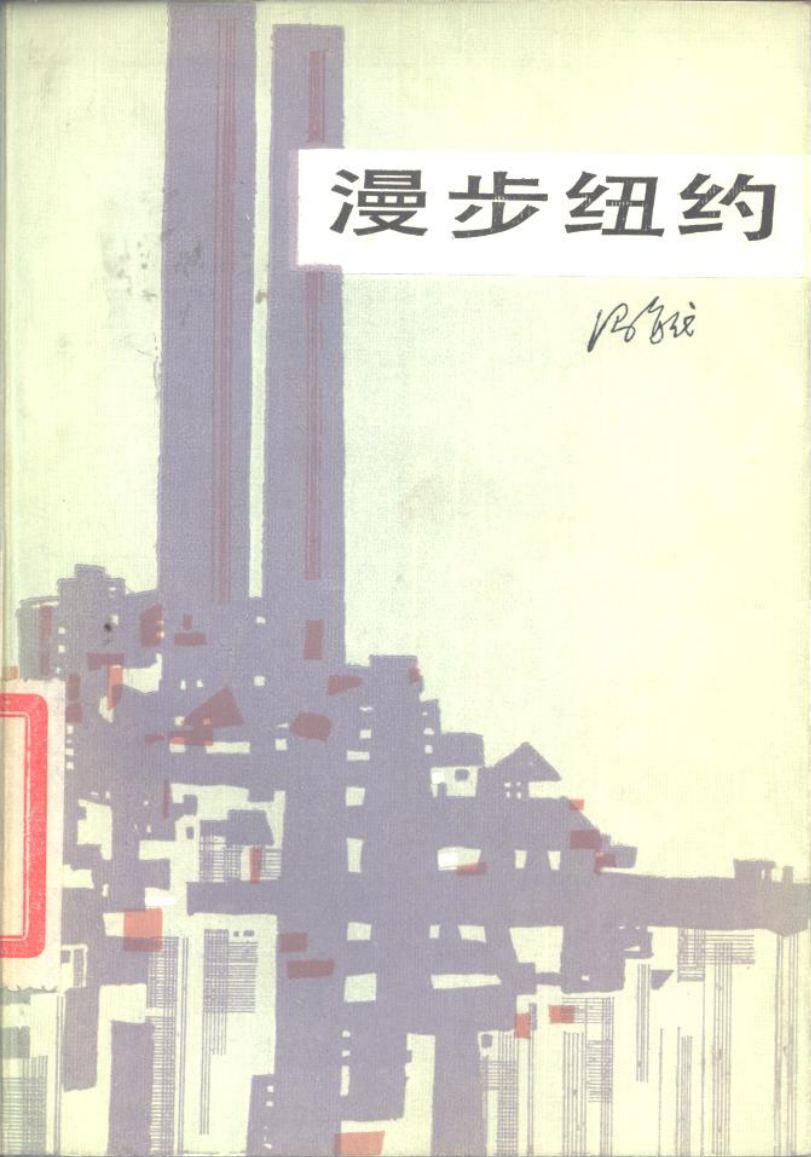


漫步纽约

12682



漫 步 纽 约

冯
亦
代

漫 步 纽 约

冯亦代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690×960毫米1/32 印张83/4 插页6 字数127,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900

书号: 10151·830

定价: 1.5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作者访美散

记十五篇。作者所到之处，

处处可见中美人民的友谊；

作者漫步街头，比比皆是美

国独特的社会风情。

作者与卞之琳、董鼎山及华尔脱·沙里文、贝玛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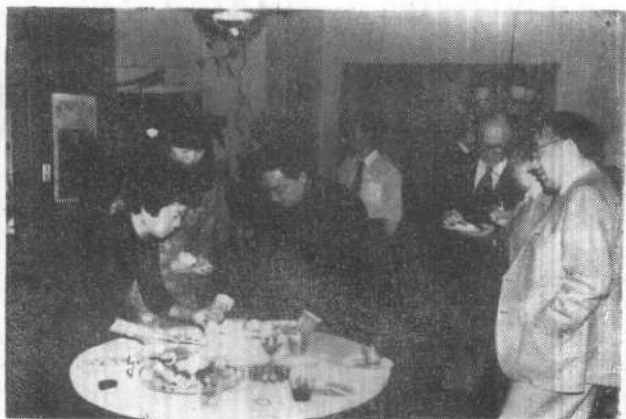
董鼎山一家子
自左至右，碧雅、蓓琪、董鼎山





在安宅

保尔·安格尔、王蒙、冯亦代、南美作家格蕾丝·佩莱



在於梨华家的酒会上

12757/02

目 录

漫步纽约	1
似曾相识	1
素昧平生的邂逅	4
慢跑	7
鸽子的漫步	10
玻璃窗	13
哈兰姆	17
在文艺公寓里	20
汽车的奴隶	23
苏河区的艺术馆	26
海明威的出版人	30

诗乡琐记	38
康考德——美国的文学之乡	85
在於梨华家作客	86
“安宅”三日	107
访中西部日记	122
天天天蓝	136
访罗斯福总统故居	153
连演四年的《安妮》	163
酒会	172
布鲁克林区与美国作家	187
阿尔龚耿与《纽约人》	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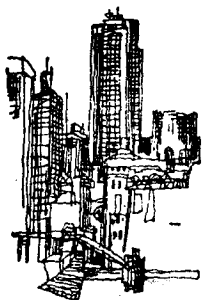
河边村的重逢	209
--------	-----

董鼎山一家子	227
--------	-----

附录：又见香港	244
---------	-----

后记	271
----	-----

漫步纽约



似曾相识

到纽约那天是中秋节，在香港起飞是当地时间中午十二时半，到旧金山却是同日的上午十时，抵达纽约则是下午七时。由于东西半球的时差，两个白昼与两个夜晚，竟都浓缩在一个中秋节里。在太平洋上空看一轮满月，确是奇观。因为飞机飞得高，下面托着云海，似乎离月亮近了。至于在纽约街头看月，则又是一番光景。马路上两旁的高楼如峭壁巉岩，从有限的空间望月却如明镜高悬，与街上灯火相映，便显得格外凄清。

当夜，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白英先生、

葛文琰小姐和於梨华三位主人，在纽约出名的中国菜馆彭园给卞之琳和我洗尘。梨华要了一盘云腿土司，这使我想起了抗战时重庆九华源餐厅的这—名菜。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日子里，九华源的美味虽好，心可悬着，就食者随时在留意店外行人的脚步声，唯恐来个空袭警报。今晚心也有点悬——能否完成这趟访美之行的使命？不免引来一缕乡思，一星踌躇。

从彭园出来，跟在主人們的后面，也不知转了几个弯，过了几条街。白英挽着我手臂，说快回头看，我就转过身来，只见高耸的泛美航空公司大厦有如矗立的明壁，四面用灯光一逼，辐射线里显出大厦前面中央车站的圆顶，宛似耶稣基督头上的金色光环，辉煌中隐藏着严肃，不禁为设计者欢呼，的是奇想。

初夜的街头，已非黄昏时的人车塞途，因此我们几个人可以倘佯在人行道上，这面是妇女的时装店，那面是珠宝首饰铺，一时看到美国最大出版商攀登书店的橱窗，明亮如昼，显示出一批新书的窗饰，一时又是幽暗的咖啡座，从里面飘出狄斯高的音乐。这街道、这店面，为什么这样的熟悉呢？我似乎出了一个梦境，又进了另一个梦

境。

我突然叫了起来：原来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旅馆就在这里，那末，它那个闻名世界的塔顶酒吧呢？那不是海明威曾经在这儿豪饮的地方吗？我想起第一次知道这个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名字，是在一九三九年香港李泾记买到一本过了期的《老爷》杂志。这一期登载了一篇海明威写的西班牙内战的故事，使我发生了兴趣。就在那本杂志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了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这个字。不知怎的，从此每逢我读海明威的小说，便会想起这个旅馆来。在我的脑子里，这是一处高耸入云的摩天楼，如今在它脚下仰望，再与附近的高楼一比，它不过是高人队里的一个矮子而已。

从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我又想到了阿尔龚耿旅馆，这是二十年代纽约的作家、画家、戏剧家、出版家等每周定期聚会的地方。我随口问了走在我旁边的葛文琰小姐，我说：

“阿尔龚耿在哪里？我记不起了，是在四十几条街吧。”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你曾经来过美国吗？”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也是我第一次出国。我是从美国文学作品里读来的。”

“真难相信，你走路那么自信，好象你在这儿曾经住过似的。”

“没有，我只是似曾相识。”

似曾相识，这就是我第一夜在纽约的感受。

素昧平生的邂逅

在飞机上找到自己的座位，旁边已经坐了一位美国老太太，满头白发，一脸笑容，看见我马上站起来相迎，我谢过了便越过她的身子在自己的座位上安顿下来。九月下旬的天气，在香港尚属盛夏，一路行来，感到燥热，便拿起中国民航赠送的那把团扇搨了起来。

老太太不时瞟我手里的扇子，我们的谈话，便是从这把团扇开始的。她问我到什么地方着陆，是旧金山还是纽约；她问我去美国是干什么的；她又问我是什么地方来的。当我回答说是从北京来的，她突然笑开了，说她一辈子就想见到从北京来的人，因为他们是从一个伟大的国家来的。而且她希望有一天能到中国去旅行一次，去看什么呢？我说可以看看紫禁城，看看长城，

看看三峡，看看西湖。她说自己住在洛杉矶附近，刚去泰国探望儿子回来。她接过我的团扇端详了又端详，我见她那样爱不释手，便说如果喜欢，我可以奉送。瞧她那个高兴劲儿！一谢再谢，说要拿回去给她的小女儿，她一定会十分珍视这难得的礼物的。飞机到了旧金山，她指点我到移民局办事台的方向，便挥着手走了。

可是麻烦的事，也跟着发生了。移民局的女职员看了我们的护照和美国移民局的66号表格，眉头一皱，说护照和表格上写的在美居留期不符合，她无法给我们办手续，请我们跟她的上级去解决。于是她领我们进了办公室去见一位年纪比她还轻的女官员。那位女官员多说也不过三十岁左右，拿我们的文件一看，便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又怎么知道，两个文件都是你们驻华大使馆签发的，反过来我却要求她迅速解决，因为我们还须搭原机到纽约去，而飞机只在旧金山停留两小时。她嫣然一笑，说不急不急，要不了多久就可以解决的。于是她拿起电话来要了华盛顿的国际交流署。我看她打电话的姿势是非常特别的，把话筒在左肩与左颊间一夹，双手还是在继续她原来干的工作，眼睛则在另一张文件上溜转

着。这样的姿势，后来简直随处可见，美国人是很少在打电话上浪费时间的。

这一次长途电话从拨号到谈完不过十二三分钟。于是那位女官员笑咪咪地说，真对不起要你花时间，我们的疏忽使你着急，请你千万原谅。我也对她说，我原以为今晚上要在旧金山住一晚了。你们办事的效率真高！她接着便说，我欢迎你在旧金山停留几天。你们国家正在这儿举办展览会，我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张入场券。我去看了，太美啦！我学习了许多东西，很受教育。听了她这几句真诚的话，我也不禁笑了起来。她问我笑什么，说错了吗？我说说得 好，不过“学习”“受教育”的词儿你是哪儿学来的，在我们那儿似乎不那么流行了。她嘴巴一嘟说，啊哟，我又落在后面了。她让我们另外签了张表格，接着把海关驻机场的人员叫来，领我们到候机室去。海关人员听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对我们很友好，验关时什么也没有检查，只问我们有没有带植物种子，或是可以吃的东西，便客客气气地把我们放行了。

候机室里只剩下一处空座位了，卞之琳一宵未合眼，我便请他坐了下来。立时旁边的一位美

国男人站了起来让我坐。他问我们是不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我说“对”，他就伸出了大手握住我的手说：欢迎，欢迎。接着便是一长串真情的谈话。

飞机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这位让座的美国朋友还特地过来和我握手道别，热切希望有一天能到北京来会面。

我一直珍视这几次邂逅，因为它们透露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的真情实意。

慢 跑

九、十月里，纽约六点多钟天才大亮。有一天我忽发雅兴，一清早便下楼到街头去活动活动。我住在东五十条街一家旅馆的九楼上，每天进出总有点脚不着地的感觉，而且屋子里有“空调”，不能经常开窗，这跟我严冬还要开窗睡觉的习惯，大相径庭。因此我渴望能在空旷去处亲亲新鲜空气。纽约的座座高楼，满是大玻璃窗，可我从来没有看见有一扇窗敞开的，我想，也许美国人喜欢在周末作郊游，和他们平日不得吸一口新鲜空气有关吧。

站在街角，正打不定主意是否穿过街去，到

街尽头去看看东河，蓦地里后面传来一声苍老的声音：“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当然是中国人，北京来的。您这么早在这儿……”

“我在跑慢步。从我家里出来，打个来回约摸一英里，我跑一半，在这儿休息一会，再跑回去。”

我这才上下打量着她，见她满头银发，眼角上全是皱纹，显然青春早逝，老境已濒。我正有意在对话中套她的年龄，因为陌生人问年龄是十分唐突无礼的，可她倒爽气，先问我的年龄了。我告诉了她，于是顺口问起她来。她说，“你猜。”

“不到五十吧！”

“哈哈，下辈子！我前几天刚过七十五岁生日。”

想想看，七十五岁的老太太每天跑步一英里，尽管是慢跑，除去雨雪天，坚持下来要多大的毅力和恒心。也许人们会说这是个例外，但是从我所遇到的，她不过是许多老人中的一个而已。慢跑在美国成了一种风气。清晨，傍晚，甚至午夜，都有人在街上跑。老年的，中年的，年